

沙汀文集

第九卷

日记

上册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——
第九卷
——

沙汀文集

日记
上册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沙汀文集. 第九卷, 日记: 全 2 册 / 沙汀著. — 成都:
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7. 8

ISBN 978-7-5411-4765-4

I. ①沙… II. ①沙… III. ①沙汀 (1904—1992) —
文集②日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16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90613 号

沙汀文集 第九卷

RIJI : SHANGCE

日记 上册

沙汀著

责任编辑 彭 炜
编辑统筹 卢亚兵 金扬湜
封面设计 叶 茂
版式设计 史小燕
责任校对 蓝 海
责任印制 唐 茵等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9mm×210mm 1/32
印 张 32.25 字 数 850 千
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765-4
定 价 240.00 元 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

沙汀



20 世纪 80 年代初，沙汀到北大看望老友吴组缃。



1961年3月，沙汀与巴金（右二）、冰心（中）、刘白羽（右三）等中国作家到日本东京出席“亚非作家紧急会议”。



1992年11月7日，沙汀与艾芜最后一次相聚。

目 录

1938 年	(001)
1939 年	(019)
1956 年	(110)
1958 年	(117)
1962 年	(142)
1963 年	(441)
1964 年	(625)
1965 年	(661)
1966 年	(782)
1998 年版《沙汀日记》后记（钟庆成）	(804)
1980 年	(811)
1981 年	(818)

1938年^①

12月19日

早饭后有飞机声。立刻跑进东门城边的防空洞里。已有人在，还继续来了不少：男女老百姓、兵士。两三名战士蹲在洞门口张望。飞机声消失了。“飞机一共五架，”一名战士望洞内报道，“是从保德来的。”同时认为敌机还会转来；不久，飞机声果然又响起来了。

紧接着是炸弹的轰鸣。头脑里似乎只有炸弹爆炸的声音。大家都指望战士们和自己一样胆小，劝告他们不要在洞门口张望了。而且有人向一个在洞口张望的老百姓喝道：“进来！你，你是汉奸吗？”又是一连串数不清数目的爆炸声。一名战士进洞来告诉大家：“福音堂被炸了。”

警报解除后回到“家”里，准备好好休息一下；但是大门给锁住了，打从门缝里一看，正屋的窗子已被震坏。不久，因为又看见有人奔跑，于是我们也依旧回转防空洞去。其间，在南门城边还躲过一次，但全是自我恐吓造成的谣风。一刻钟后，就连虚惊也消失了，房东也已敞开大门。回到室内抽了一斗旱烟，就又上街去了解敌机造成的破坏。

^① 1938年12月—1939年3月日记原名“敌后七十五天”，载于《收获》1981年第2期。

福音堂的确是被炸了，围墙全部被毁，已经变成一大堆泥土。挪威国旗坠落在旗杆台上；而据说，附近钟楼上的号目却一直在尽着职责，未曾离开。我们问那个相当衰老、手执半节鱼烛，黑毛线手套上渍着蜡油的挪威女传教士：“日本人怎样？”

“当兵的总是危害生命。”

听了她的回答，只好苦笑而去。

大南街一家院子里躺着一位老乡，被炸断了两腿。他伏在地上，用手拐支撑着身体，还在奋力向前蠕动。光头，年纪不大，脸上有一层厚厚的尘土。只有棉裤保持住上身和下肢的联系，他怎么爬得动呢！他呻吟着，而在他对面的泥土和破碎木料堆上，躺着一条肚子还在动颤的黑色毛猪，还有些散落的破碎羊皮。两三个老乡正在反复查看。

下午，我又去看那位被炸断了两腿的老乡，早已经断气了。盖上一张包单。看的人比上午多，全都是老百姓。他们在推测、议论，说是只要再离房檐五六步远，他就不会被炸。没有人哭。但在另一个巷子里，却有一个五十上下的人，站在塌下来的瓦砾堆边暗自哭泣。他面前摊开一堆衣服，那被炸死的是他母亲。他为我们移动了一下衣服，但依旧看不见人，给泥土埋深了。照例有人显得恶心地吐着白沫。

在南街上另一条深巷里，被炸毁的屋子更多。巷口有一只死乌鸦，无伤，只是尾巴断了。第一家院子门口躺着一条黑狗，背上有机枪子弹穿过的窟窿。它看来很长，已经变了形了。三四个老乡闷坐在巷道里，满脸尘土，神情呆木，为着家室被毁感到忧伤。巷子上首的大街上死了一母一子，尸体已经搬去掩埋了。纯阳庙门前躺着一匹骡子，只有肋骨是完整的，两只同样完整的腿，离开上身都相当远。此外便是一堆血肉模糊的泥浆。庙前街上有一段脚胫，一个像馒头一样的蹄掌。一只狗在墙边津津有味地啃骨头。

满街的土堆、细碎屋料，沉闷的人和笑嘻嘻的人。那些笑脸似乎在说：今天幸好是躲脱了！热闹的沉静。有的已经开始整理震坏了的

屋子。商店和税局进行得最起劲。全城买不到烧饼、零食，生活秩序被搅乱了；但也显然正在恢复常态。

北门城门洞被炸毁了。是两个汉奸指出目标才被炸的，已经被抓住了。一个是梁王沟村人，搥下巴，两眼直视，有人看见他向敌机挥了挥帽子。另一个叫王同洲，一九三五年就请了长假的山西部队的连长，但他依旧佩戴臂章，身上戴有一只日本黄呢手套。他向敌机挥着的不是帽子，是条毛巾。他自称是来谋事的，于是审问者反问道：“谋什么事？”

“也不外救亡工作。”

看的人全笑了。

他自己好像也想笑，但是只有一串意义含糊的声响：哼哼哼……这是个中年人，眼睛的形状和蝌蚪一样，闪烁着狡诈的光芒。他把脸孔板起，装作得很正经，显然是“老手”了。但是他的供词漏洞也多。刚才说：“你看见我站在那里的。”接着便又改成：“大家看见我在那里躺着。”他用一种像对待老朋友那样亲热的态度分辩了好久，一直都想滑脱。

“这是懂得点防空常识的人都知道的，”他最后争辩道，“湿毛巾可以防避毒气，所以……”但给审问者喝住了。

我没有继续旁听审问。进行审问的是县政府的工作人员。

12月20日

昨晚彻夜未眠。刚一迷糊，就看见血肉模糊的尸体，很快又惊醒了。两点左右才勉强睡去，但是三点一过小鬼就端了洗脸水来，说是洗过脸就吃饭，好去城外躲避空袭。他也显然没有睡好，就一直呆坐在炕沿，等我们起来洗脸、吃饭，然后到城外去。

忽然听见狗噪，他赶忙站起来了。接着打开房门，两眼发愣。

“怎么，你怕吗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我怕是飞机来了。”昨天的空袭，对于他无疑也算是第一次。

六点过，就吃完早饭，到灯草沟去了。出城躲避飞机的老百姓也不少，而最打眼的是，年轻女人骑着驴子，后面跟着老大的丈夫，简直不像是两夫妇。过了一个无聊的上午。下午回城，房主人还没有回来，于是又出东门，在体育场的亭子上待了一个多钟头。其芳看稿子，找漏洞，抄录纪念碑的序文。我呢，独自在一旁哼唱京戏消遣。

晚间缝补被盖、背包，用针十分吃力。但总算把任务完成了，于是喝了五分钱酒慰劳自己。随后又给同乡刘拖到一家小馆里喝了一台，还吃了油炸里脊。

连喝了两台酒，感觉到醉意了。想念阿礼、玉颀^①。取出他们的照片来看了一会。

12月21日

彻夜不眠。徘徊在去留之间，因为贺根本没有多少时间谈他的经历，担心将来的写作计划不能实现，也怕一时不能返延；但不随军前去冀中，又觉得太可惜。唤醒其芳诉说我的衷曲和处境，他赞成我留下来，继续收集晋西北的材料。

天明即被小鬼叫醒。躲了半天飞机。因为得到正式通知，部队将前去华北敌后。午饭后去见贺，找他的人很多。但也终于抓住一个机会，同他谈起自己的一些想法；但才提了个头，他便放声大笑，把我的话头给切断了。

“同志！你不要慌，准备住十月八月吧！”

因为他认为继续谈他的经历完全可能，我无话可说了。街上多是

^① 阿礼，作者的儿子杨礼；玉颀：作者的爱人黄玉颀。

寄信的和买东西的。我也忙乱了一下午，算是准备出征：烧掉废纸，清理日常用品；但重要的是给皮大衣做了两条带子，预备当披衫用。杂粮口袋也做成功了。

这一次也许会破坏我的原定计划，但在这大时代中，个人的计划又算得什么呢？！

其芳也说，生活每每并不按照预定的计划行事。

12月22日

晚上睡得很好。东屋里新来了一位武装同志，坐在炕上喝酒，吃炒胡豆，颇有过屠门而大嚼的意味。我进去坐了一会。

午前四点钟即起床整理行装。大雪。等了两个多钟头才出发。戴了伪装的战士。牲口也都披着用麻绳或高粱秆制备的伪装。东门外体育场密密麻麻等候出发的列子中不断发出歌声。骑兵牵上马兜着圈子。以为会有热情的讲话和欢呼，结果没有。甘泗淇同志在东张西望，找寻着自己的马匹，态度十分严肃。

有的单位早出发了，我们可几次没有走成；结果是跟副官处一道走。已经爬上一匹山了，偶一回头，沿着人的黑色行列望去，体育场还聚集有很多人。在白茫茫的大地上，人显得太小了。很静。遇到经过冰冻的山坡，不管是上是下，前后便传来一阵“得儿……”或“啊……啊”的吆喝；人在帮助牲口克服困难。因为雪光太耀眼了，时间稍久，便觉昏昏欲睡。

出发时有点失悔自己没做伪装，幸而过了安全的半日。沿途不断发现被人遗弃的伪装。人就是这样：时而认真，时而满不在乎。午刻，雪停了，还出了点太阳。快到静乐时，因为起了大风，积雪飞扬，以为又下起雪来了。雪的烟尘跟浓雾一样。几次牵着马匹，从冰封的河流上渡过。

看见了汾水。河面很宽，全都被冰封了。间或有一两处冰层破了，可以看见流动的河水，在说明着它自己的存在。河对面是一片白杨树丛。透过树丛和白雪，南面山坡上有几堵红墙。更向上面望去，郁郁葱葱，可能是苍松翠柏，叫人联想起家乡山区的自然景色。

进城以后，老找不到房子，于是甘引我们去八路军的兵站休息。我们都没有吃到饭，而他自己却哼着笑着，最后，盖上了皮大衣假寐了。见到贺后，我们依旧到副官处。因为已经给我们号就屋子了，只是并没有住进去。房间不大，充满了大蒜气味。屋主人自称已有六十七岁，但显然是撒谎，实际不过四十带点，微麻，稀稀几根胡子，瘦长长的。他对我们的解说和道歉毫不张理，只管一个劲嚷叫下去。

他拒绝接纳我们，如他自己所说，因为房子他是出钱租下来的，而且他还有个六十岁的老婆！最后，他“砰”的一声把门关了，神经质地嚷着：“想跟我一炕睡——那你们才好干呀！”

闭门羹虽然并不好受，随后我们总算每人吃到了三个烧饼。当然也很快另外找到了住处。卖烧饼的穿着整齐，帮他做饼的三个兄弟在炕上做水饺，说是预备明天过冬至节吃。他自称两年前做过大买卖，现在做小生意了。和他同院住的还有一个算命先生，据说十五年前也做过不少大事：书记官、公安局长等等。因为长期便血，早退休了，顺便在家乡靠测字算命谋生。

有风，冷冻得可以。白天，其芳一面看《解放》，一面用折断的高粱秆策着马匹前进，自然是骑在马上看的，这想起来很有趣。但是冷炕、破旧的纸窗、风声，却太叫人扫兴了。

12月23日

虽然是很冷，夜里却睡得不错。糊糊涂涂地吃了一茶盅小米饭，就到北门外操场上集合。觉得比岚县冷多了。风很刺人。走向操场对

面杨树林子边暖脚、避风。“抗大”的学生在教新歌。只听得这里那里都在高声叫嚷：“预备，——起！……”

有太阳，南方白晃晃的，天很青，对照起来真美。两次下马步行暖脚。最后一次，一位熟人满头大汗走过来了，于是把马让给他骑。可是，像打瓜精似的，尽力赶向前面去了。走出一身大汗才追上他。重新上马，一气赶上了宣传部的行列，并受到一位同志的款待。烧饼很好吃，似乎现在才知道的一样。

三时到宿营地，睡了一个多钟头，吃了两盆面条。那吃的神情，我想一定是可怕、可笑，——太饿了。

饭后和萧克同志谈话。是个很理智、很精细的人。谈到严重问题时，照例想一句说一句，有时还停顿很久，自己默念一遍，这才出口。他纠正了三次上学的年龄的错误。对自己家庭的成分也特别说得把细。他原是喝酒的。十六七时常常“喝得颠颠倒倒”，但在一次疟疾当中，医生劝他戒酒，于是，“说不喝就不喝了”。

眉毛很粗很黑，大眼睛，轮廓显著的倔强的嘴唇。在说到对某一重大事件的感想时，他断然说道：“我想一定硬得过的。”这给人印象很深，还有他那健康的体魄。

这里的老百姓很好，很客气。乡下人原比城里人好客。他们，以及他们的孩子自由推开门进来玩。一个十七岁的男孩竟然不知道汉奸是什么东西。房主人有四十多岁，老羊皮褂，到过忻县等敌占区，他说日本人和咱们一样，就是听不懂话。在阎老西^①直接统治地区，群众的落后完全可以理解。

晚上，据卫生部部长说，在静乐宿营那天夜里，他照旧在那个自称已经六十七岁的老头子家里住下去了，是个独身光棍，并没有什么老婆！

^① 阎老西：指阎锡山。

12月24日

黎明，冒了寒风从郭台坪出发。卫生部长的马有了麻绳编制的伪装，原来昨天曾有飞机两度在前方预定的宿营地搜寻过。有些失悔自己没有关照马夫，而且深感自己在这队伍中是陌生的，消息太不灵通，失掉眼睛和耳朵了。

一个马兵从一匹青马上取下一件伪装。因为发觉上面还有多余的，我也去要，但得到的回答是：“哪里有多余的！”被笑着拒绝了。沿途担心敌机，不断审视天空和途中的地形；而我忽然脸发烧了，想道：“那些武装同志决不会像我这样！”

有太阳。往东面对着太阳望去，天色和山色白晃晃一片；略一回头，则青苍的天宇笼罩着黄白相间的大地。所有河流都结冰了，带点青色，人和马匹就从上面走过，发出空洞的响声。马蹄打在石头上的声音比平日清脆，石头似乎也已经给冻透了。

过香开岭，算是正在穿越云中山脉。岩石巍峨，有五里路高。风很大，简直可以把人吹倒。脚冻得快失去知觉了。下马徒步登山。剧团的小鬼们吆喝着，于是我也跟他们走上小路，似乎即使招引来敌机也在所不惜。后来小鬼们还打算唱起歌来娱乐自己，但刚才唱开头，就被战士们制止住了。

清晨，过康家涯时，政治部一位同志连声叫道：“抓住他！——不要让他跑掉！”随即笔直望我们奔来一个青年，山西骑一军打扮，不像是庄稼人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其人来历非常可疑：参军后假装积极，一到提升为一二〇师警卫连的排长，就暗中组织战士逃跑，因而被罚苦役；不久又独自逃走了。

街道上挤满剧团的同志，但是没有谁抓住他，那家伙一个劲跑过去了。恰像吓慌了的兔子一样。而我们还未走出镇口，便听见连续响了两

发手枪。我赶快策马前进，一面担心掉在后面的其芳。他应该恰从那里经过，很可能大吃一惊。后来问起，才知道当时他被小鬼们挤掉队了。

在村口我碰见那位追逐破坏分子的干部，他愤激地答复一个小鬼的追问，道：

“没打死他，就只叫他在面前流了一大摊血！”

在我想来，这样处理是应该的。但当我碰见萧和朱明同志停留在路边谈话的时候，刚一提起，萧却不由得摇头叹息。

“唉，今天这件事搞坏了！……”

萧的话我开始有点不解，后来算想通了：他担心这件事影响到八路军同山西部队的关系。

夜宿北龙泉。因为是一二〇师三支队的游击区，老百姓对我们很好。一个马兵同志却不完全同意我们的看法，说：“有个家伙故意把新炕都毁了！……”

我们的屋主人是自耕农，人很老实，一妻一女。我们问他去过太原没有，他回答道：

“没敢出门一步。”

“是怕日本兵吧？他们是随便打骂中国人的。”

“打都不要紧，怕丧命；他们又不懂咱的话。”

“那么日本兵来过没有呢？”

“他们不敢来。他们不敢上山，有游击队，又摸不清地势。咱们是熟的，他们是生的，摸不清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当游击队呢？”

“没人要，老了，四十多岁了。四十过了就不要当。”

窑顶上堆着小米秸，有的把油麦秸堆在坝子里的木架上。绵羊在院坝里吃草，咩咩地叫着。麻油灯的亮光使室内显得昏沉沉的。一个百多户人家的村子清冷得比南方的三家店还不如。风声霍霍，有如波涛，也许夹杂有松涛声。到静乐后，松树就相当多了。